

梅花 女皇

张宝瑞

著

——
疑战 推理 恐怖
——
悬 谍 推 恐



中国工人出版社

梅花女皇

张宝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花女皇 / 张宝瑞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08-6807-1

(张宝瑞作品)

I. ①梅…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8753号

梅花女皇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董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销 各地书店

印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 | |
|-----|------------|
| 001 | 第一章 真假人皮 |
| 046 | 第二章 女扮男装 |
| 078 | 第三章 骨架骷髅 |
| 111 | 第四章 激情旋涡 |
| 150 | 第五章 梅花女皇 |
| 196 | 第六章 弃暗投明 |
| 228 | 第七章 智擒“黑鸟” |

第一章 真假人皮

北京市的公安部门欣喜若狂。

梅花党大陆潜伏特务头子、梅花党主席白敬斋的二女儿白薇的人皮被截获了。

这张人皮上绘有梅花图，即梅花党大陆潜伏特务骨干人名单，每一朵梅花上都有一个特务的姓名、地址和联络暗号。

谁掌握了这幅梅花图，谁就掌握了国民党梅花党的命运！

这幅梅花图的正图已于1948年南京解放前夕在紫金山焚毁，文在白薇身上的这幅梅花图副图是世上留存的唯一的一幅图。

只要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研制的一种特殊的药水涂抹在这张人皮上，梅花就会绽开数百朵，用放大镜就会分辨清楚字迹。如今这种特殊药水已被我特工部门掌握，它是1963年深秋在梅花党三号特工叶枫的住宅里截获的。

公安第一神探龙飞为截获白薇的美人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

在北京东城粮钱胡同 13 号鬼宅的小楼上遭到白薇的妹妹白蕾的枪击，右胸中弹，目前正躺在北京公安医院里。

肖克带领大批公安人员及时赶到，从白蕾手里缴获了白薇的人皮，白蕾趁夜色仓皇逃遁。

白薇的人皮被制作成一把灯伞，此刻摆放在公安部梅花档案专案小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公安部李副部长、肖克、凌雨琦等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把精致的灯伞。

灯伞格调典雅，肉色的伞幅，泛着光亮，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

肖克轻轻地拿起放在桌子一角的一个药瓶，他小心翼翼地拧开了瓶盖，一股清香立即溢满了房间。

人们屏住呼吸，期待着奇迹出现。

肖克用一支棉棒伸进药瓶里，蘸满了药水，小心翼翼地在灯伞上涂抹着……

凌雨琦觉得自己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了。

灯伞上留下了一片片湿迹，梅花没有显现，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

肖克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他的手在颤抖，额角的汗滴了下来。

凌雨琦只觉得眼前一片黑，她不由得扶住了皮椅。

李副部长舒展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他严肃地说：“这张人皮不是白薇的，白薇的人皮被人调包了。”

肖克满脸通红，扔掉了棉棒，叹了一口气。

李副部长说：“我们面对的敌特非常狡猾，梅花党里又有众多派系，美国中央情报局、苏修克格勃、英国情报二部、日本情报机构

等都垂涎欲滴，妄图得到这幅图，他们唯恐社会主义中国不乱，都想掌握这样一支有实力的反共间谍力量。同志们，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继续观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定要找到那张人皮，真正的梅花图！”

晚上，肖克拎着一兜苹果和奶粉到公安医院去看龙飞。

龙飞住在住院部的高干病房，门口有一个便衣人员专门负责他的安全。

肖克和这个便衣人员打过招呼，径直走了进去。

龙飞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右胸的枪伤感染已经被控制住了，经过手术，子弹也取了出来，他现在神志清醒，正在打点滴。他妻子南云守候在一旁。

“呦，老肖来了。”南云站起来招呼肖克。

“嫂子，老龙好些吗？”

“好多了，他命大，子弹离心脏只有两厘米。”

龙飞见肖克进来，露出了笑容。

肖克关切地询问了龙飞伤情，龙飞见他有些沮丧，问道：“老肖，最近是不是又有难事了？”

“你怎么知道？”

“天晴天阴，都在你的脸上。”

“那张人皮是假的！”肖克脱口而出。

“白薇的人皮是假的？”龙飞睁大了眼睛，支撑着身体想坐起来。

“老龙，你还打着点滴呢。”南云关切地说，走到床尾，摇了钢把手，随着病床的起动，龙飞变成了一个坐姿。

肖克说：“用叶枫的药水涂抹了，什么都没有！敌人调了包。”

龙飞陷入深思之中，他自言自语：“会是谁呢？芳梅娟有消息吗？”

肖克摇摇头。

芳梅娟来自安徽黄山，她是粮钱胡同 13 号凶宅看房子的小姑娘，是白薇的干女儿。她曾经热恋龙飞，因劝阻白薇的妹妹白蕾枪杀龙飞，被白蕾用枪柄击昏，以后不知去向。

龙飞又问：“桥本阿菊的同伙——那个黑衣少女也没有下落吗？”

肖克摇摇头。

桥本阿菊是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旧日恋人，是日本高级妓女间谍机构阿菊组织的特工，长期潜伏在长春市，不久前在粮钱胡同 13 号凶宅的地穴中被龙飞击毙。她的女儿稻春阿菊不知逃往何处。

龙飞说：“这把灯伞原来吊于粮钱胡同 13 号后花园的小白房子里，后来又转到芳梅娟居住的小楼二楼的浴室内，这一现象非常蹊跷。是芳梅娟盗走了白薇的人皮？还是那个神秘的黑衣少女？或者背后还有其他的人？”

肖克说：“最近我正在调查另一个案子，可能跟梅花党案有关。北京东城北新桥有一个住户，叫樊小哲，28 岁，独身女性，在一个中学教音乐。她最近失踪了。”

南云在一旁说：“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失踪了呢？”

肖克又说：“她是泰国华侨，父亲原是泰国华侨巨商，她的原籍是福建泉州。我去过她的住处，厨房内案板上还有她切好的萝卜，煤球炉内的火自然熄灭，屋内只有她一个人的脚印。”

龙飞说：“据我推测，咱们目前得到的这张人皮，很可能是樊小

哲的人皮。”

“樊小哲的？”

· 龙飞点点头：“我建议你再到樊小哲的住处仔细查看，或许还有新的线索。”

这时，龙飞的女儿龙晓菲背着书包走了进来。

“爸爸，妈妈，肖叔叔。”龙晓菲有礼貌地跟龙飞、南云、肖克示礼。

龙晓菲在八一学校上初中一年级，她的左臂上戴着少先队大队长的袖标。

她走到龙飞的病床前：“爸爸，你好些了吗？”

龙飞点点头：“托女儿的福，好多了！”

龙晓菲恨恨地说：“狗特务，真可恨，我长大了一定当一个女公安，把特务全部消灭光！”

“我女儿真有志气，有志者，事竟成！”

龙晓菲摸摸龙飞的额头：“哦，不烧了，是好一些了。我说过，公安第一神探刀枪不入，不会倒下的。”

龙飞笑了笑：“第一神探的女儿也是好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

南云“扑哧”一声笑了：“女儿哪里能做好汉？应该叫巾帼英雄。”

龙晓菲嘴一撇，俏皮地说：“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龙晓菲，课堂是英雄。爸爸，我期中考试考了个全班第一！”

“哦，可不要骄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龙飞说完，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猛觉右胸一阵疼痛。

肖克来到东城北新桥附近樊小哲的住处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这是一条古老而又幽深的小胡同，肖克又一次走进了这个独门独院。樊小哲骑的那辆飞鸽牌二六女式自行车还在院内的枣树下。她居住的这个小院有三间北房，院墙挺高，还有铁丝网，正房旁边搭建了一个临时小厨房，厨房内煤球炉对着院门口。

肖克从兜里摸出手电筒，摸进北房的正屋。他打开手电，寻找电灯的灯绳，手电光扫过去，只见正屋的右侧屋内有人影。

他定了定神，把手电光定在床上，只见床头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面容秀丽，身材窈窕，正是樊小哲。

他大吃一惊，喝道：“你是什么人？”

肖克见过樊小哲的照片，眼前的这个女人和照片上的樊小哲一模一样。

肖克掏出了手枪。

那个女人平静地说：“我叫樊小慧，是樊小哲的姐姐。”

肖克更觉恍惚，他从来没有听说樊小哲还有一个姐姐。

“你是人？是鬼？”肖克用枪逼住这个神秘的女人。

这个女人平淡地说：“我是人，我的同胞妹妹托梦给我，她好像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待的地方非常冷。”

肖克更觉疑惑，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公安人员，你要如实跟我说。”

这个自称是樊小哲的姐姐的女人说：“昨天夜里，我梦见身穿白衣裙的妹妹樊小哲忽悠悠地走进我的房间，她来到我的床边，拥紧了我，说：‘姐姐，我非常冷，我真的好冷。我们下世还做姐妹如

何?’我听了，非常吃惊，感觉到她冰凉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我一下子醒了，开灯一看，哪里有妹妹的影子，分明是一场梦。我寻思：妹妹一定是遇到了风险，凶多吉少。可是来到这里，我听邻居讲，她已经失踪好些天了。我想不通，好端端一个健康的人，怎么就失踪了呢？于是我呆坐在这里，再也没有力气回家了。”

樊小慧向肖克讲述了她的身世，以及她与樊小哲的关系。

樊小慧和樊小哲是孪生姐妹，两个人长得相像。她们的父亲是旧北平的商人，母亲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生得如花似玉。1938年姐妹俩降临人世，成双结对，一家人小日子和谐美满。1946年父亲遇到了北平舞场上的一个交际花，二人如胶似漆。以后父母离异，姐姐樊小慧跟母亲一起生活，妹妹樊小哲跟随父亲。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樊小哲的父亲带着那个交际花和樊小哲去了泰国，生意越做越红火。樊小慧和母亲一直在北平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樊小慧进入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专攻泥塑专业。她捏的泥人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特别是钟馗、关公这两个历史人物，造型奇怪，古朴典雅，很受外界的欢迎。樊小慧后来转入北京鼓楼的一个工艺社工作，成为业务骨干。樊小慧的母亲于1959年病故，樊小慧一个人在故宫筒子河畔的一间平房里居住，虽然她生得秀丽如玉，但一直未找到知音，孤身一人独居，生活倒也清静。1961年春天，樊小哲在父亲去世后从泰国曼谷回到北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姐姐，但是樊小慧顾虑到妹妹的海外关系复杂，跟樊小哲约定，暗中来往，不公开真实关系。以后樊小哲当上了中学音乐老师，姐妹俩暗中密切往来，亲密至极。由于姐妹俩都自恃清高，对男方的要求比较苛刻，所以婚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妹妹樊小哲喜欢姐弟恋，喜欢找比她岁数小的男人。

那是一个朦胧的雨夜，樊小哲看完电影《英雄虎胆》，从东四电影院往北新桥走。她喜欢一个人在晚上行走，去闻春天的气息，闻马路两旁花木的清香。这时，天下起蒙蒙细雨，雨丝飘散在脸上，漾起春天的气息。樊小哲尽情地捕捉这种气息，简直有些陶醉了。这时，一把花伞罩在她的头顶；她凝眼一看，只见一个长相清秀英俊的小伙子站在她的旁边。哦，他长得真帅，稚气未脱的脸上闪烁着两只明亮智慧的大眼睛，目光里含情脉脉。樊小哲心头一热：这不正是自己寻找的白马王子吗？两个人一边走一边亲切地交谈，这个小伙子只有21岁，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家在福建厦门。

“厦门有美丽的鼓浪屿，真是太浪漫了。”樊小哲激动地说。

“是呀，我的家就住鼓浪屿的南普陀山下，蓝天白云，红庙翠瓦，沙鸥云集，真是神仙的境界。”小伙子感叹地说。

“北京大学很难考呀，你的学习成绩一定挺棒的。”樊小哲的声音充满敬意。

“是啊，那年高考，我是厦门市文科状元。”

“你叫什么名字？”

“夏涛声，夏天的夏，波涛的涛，声音的声。”

“夏涛声，多美的名字，夏天的涛声，惊涛拍岸，乐此不疲。”

“你叫什么？”

“樊小哲，樊梨花的樊，大小的小，哲学的哲。”

“真是奇妙的名字，黑格尔式的头脑吗？”

樊小哲愉快地笑了：“我不是黑格尔，也不是苏格拉底，我是一个平常人，我是中学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太伟大了，音乐是大自然的神籁，它能沟通整个人类，你喜欢贝多芬的《命运》吗？”夏涛声的声调有些激动，双目熠熠生辉。

雨下得有些大了，这是初春的雨，淅淅沥沥，洋溢着一片生机。夏涛声靠近了樊小哲，樊小哲感到心里一片温暖。

樊小哲望了望密如飞丝的雨幕：“我当然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了，那是多么伟大的音乐，把人们带入一个亢奋的意境之中。每当我困惑和茫然的时候，我都要听《命运》，它能使我振奋，催我再生，自强不息！你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吗？”

夏涛声骄傲地说：“当然读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哪有没读过这部世界名著的呢？”

樊小哲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把钥匙开门的声音、飞花落地的声音，甚至小解的声音都听成是音乐，不朽的音乐。”

夏涛声问：“小哲，你认为人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如何看待人？”

樊小哲听他亲昵地称她为“小哲”，心中油然而升起一种特殊的感受。她认真地望着夏涛声的眼睛，回答：“人在最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失去理智以后，他便是最坏的动物，是动物之中最不神圣和最野蛮的东西。比如说，当德国纳粹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赤条条地推进煤气室时，当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疯狂地大屠杀、疯狂地强奸中国妇女时，便是最坏的动物丧心病狂的大发作。”

夏涛声听到这里，默不作声了，他握着伞柄的右手微微颤抖着。为了转移视线，他变换话题说：“你怎么看待邂逅？”

“静静地对视，如两棵少年的菩提树。虽然只是刹那的相遇，我

们之间却感悟到千年前的缘分。于是，轻轻地，我们擦身而过……”

“这真是太浪漫了！”夏涛声叹道，他情不自禁地牵住樊小哲的手，她的手，软软的，温润如玉。

樊小哲却有触电般的感觉。

“你，你有时会感到寂寞吗？”夏涛声小心地问。

“寂寞是什么？一片影子，毫无选择地让它跟随着我，光从后面来，我看得一清二楚。从前面来，我感觉得到。从头顶上来，我只好无可奈何地陪伴它。寂寞，是高傲的风骨，灵魂的感悟，幸福的等待。战胜寂寞，掌握命运的桨，等待你的是新生，是太阳，是蓬勃的生命！”

“说得太精彩了！”夏涛声紧紧攥住了樊小哲纤细的小手，他感觉到她的手心里渗出湿湿的汗。

樊小哲望着夏涛声的眼睛，她觉得他的眼睛里透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意境，于是幽幽地说：“我喜欢一个人到北海公园散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一切名利、忧愁、愤怒，就都归尘归土、烟消云散了。我也喜欢这朦胧的春雨，苍茫一片，人在雨中，早已化成雨景的一部分，化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化成了天地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人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人生在世，不能看得太真切，雾里看花，花更俏丽。”

夏涛声柔声地说：“我喜欢宁静，宁静是一种独到的意境，一种无言的氛围，一种禅定的感觉。宁静的人生是一条优雅的竹林小径，它通向远方，通向神秘莫测的地方。宁静的步伐凝重而不沉沦，庄雅而不浮躁，简洁而不晦涩，拥有了宁静，平平淡淡才是真。宁静的人生有时会失去理解，却永远与潇洒并肩，就如同在这春雨绵绵

的夜晚，我与你同行，与一个佳人漫步街头，真是像胸前有一个门，打开这扇门，进去闲坐，喝一口春茶，在静谧中，心读懂了你，你也读懂了心。于是欢乐拥抱了你，苦难和惆怅离你远去。”

樊小哲动情地说：“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语言，简直就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不愧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夏涛声，不知怎的，我觉得你有女人的味道。”

夏涛声听了，微微一惊：“是吗？你觉得我更像一个女人吗？”

樊小哲点点头：“细腻、幽默、古典、浪漫。”

夏涛声听了，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樊小哲引着夏涛声走进北新桥一个僻静的小巷。

樊小哲有点恋恋不舍地说：“前面就是我的家了，雨还没有停，进屋喝点热茶吧。”

夏涛声点点头：“好，我拜访一下樊小姐的闺房。”忽然，他牵住樊小哲的手，朝前指道：“你看，这儿多像戴望舒写的《雨巷》，轻轻地我来了，轻轻地我又走了……”

樊小哲露出了两个小笑窝，她牵着夏涛声的手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开了正房的门锁，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樊小哲不好意思地说：“屋里乱，你先坐吧。我去烧水，一会儿给你沏茶。”

夏涛声坐到桌前的椅子上。

樊小哲把雨伞打开，支在地上，然后溜进右侧的卧房，她一眼瞥到床头的乳罩，慌忙抢到手，把它塞进枕头底下。然后走到外面

的厨房里，开封了煤球炉子，拎着水壶到院子树底下的水龙头前，灌满了一壶自来水，放到煤球炉上。

樊小哲返回屋里，正见夏涛声站在墙旁看一张照片。

镜框里的照片是两个樊小哲，笑吟吟望着前面。

夏涛声说：“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是两个你，你照的是叠影吧？”

樊小哲看了看照片，目光里透出几丝慌乱，急忙说：“照着玩的。”

夏涛声走进左侧的房间，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墙角有一架钢琴，壁上挂着一些人物素描。

“这些素描是谁画的？”夏涛声问。

“我画的，画着玩的。”樊小哲轻描淡写地说。

“你很有美术天赋，真是才貌双全。”

夏涛声看到壁上有一摞画稿，便用手掀动这些画稿翻阅。他看到了一幅女人的人体素描，画上的年轻女人裸身卧在床上，右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

这幅素描的女人有些像樊小哲。

“小哲，这幅素描怎么有些像你？”

樊小哲走过来，望着那幅素描说：“这是一幅自画像，我是照着镜子画的。”

夏涛声笑笑说：“你真不简单，自己成为自己的美术人体模特。”

樊小哲笑着说：“你也可以作为我的美术模特，哪一天我给你画一幅人体，你曲线优美，身段标致，是理想的美术模特。”

夏涛声连忙说：“我可不敢画光着身体的，不雅。你有空闲可以给我画一幅头像。”

樊小哲嫣然一笑，“你这个未名湖畔走出来的才子，还挺封建。”

夏涛声说：“我是三分之一资本主义，三分之一共产主义。”

樊小哲听到厨房里水壶的水开了，于是沏了茉莉花茶。她端给夏涛声一杯，自己也拿起一杯茶喝起来。

两个人又叙了一会儿，樊小哲站起身，说：“我给你弹钢琴吧。你想听什么曲子？”

夏涛声说：“这么晚了，不会影响邻居吧？”

樊小哲摇摇头，“不会，我这个院是独门独院，是用父亲的钱买的。”

樊小哲带夏涛声来到左侧的房屋，她打开琴盖，坐在皮凳上，试了试琴调。

夏涛声说：“弹一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一条大河》吧。”

樊小哲两只手拨弄着琴键，弹起《一条大河》的曲子。

一曲终了，琴声戛然而止。

夏涛声称赞道：“真是太美妙了，弹一曲贝多芬的《命运》吧。”

樊小哲弹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忽而激烈昂扬，忽而沉缓庄严。

夏涛声仿佛沉醉在这旋律之中，眯缝着眼睛，似乎谛听着什么。

樊小哲弹完这支曲子，伏在琴键上哭泣。

夏涛声睁大了眼睛，问：“小哲，你流泪了？”

樊小哲抬起头，脸上挂满了泪痕，她喃喃自语着：“我的命运在何方？在何方呀！”

夏涛声说：“命，是天注定，运在人为！”

夏涛声离开樊小哲家时，已经是半夜12时多了。雨停了，大地